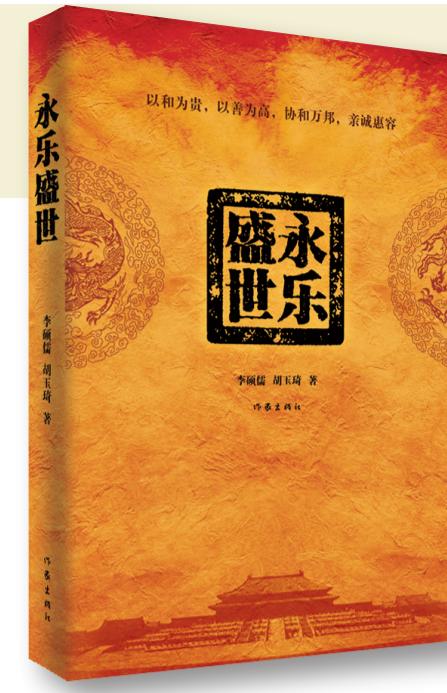


长篇小说《永乐盛世》是近年来我读到的历史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在这部厚重而又撼人心魄的大书中蕴含着作家博大的胸怀智慧、敏锐的思想穿透力和深切的家国情怀。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即是盛世对外开放，衰世闭关锁国，同时又互为因果；对外开放开创盛世，闭关锁国导致国力衰弱。永乐年间的盛世局面与明成祖朱棣的胸怀气魄有着直接的关联。性格决定命运，一代帝王的视野、胸襟、气魄和性格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命运。而七下西洋、享誉世界的航海家郑和立下的丰功伟绩，也与他的性格、修养绝难分开。历史是人创造的，作家在全景式讲述历史的同时，融入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塑造了包括朱棣与郑和在内的一系列血肉丰满、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

作家笔下的朱棣，自登基以来便“睡一更，起四更”，勤勉理政。不论是派郑和下西洋、修《永乐大典》还是迁都北京，这些大作为如没有开明的思想，开放的眼光，超然的胆魄和气度是不可能做到的。

比如开放海禁，本是违反明朝“禁海”的祖制，受到众臣反对，但朱棣认为当前经济复苏，国泰民安，更应放眼世界。大海是流动的国土，自应全力以赴开拓这片国土并与外面的大千世界互惠交流，以期共进共荣。这就体现了朱棣的不墨守成规、灵活变通的胸襟；再如修《永乐大典》，小说一开篇即讲述了朱棣登基之初因形势所迫杀了方孝孺而被读书人所诟骂，但作家从宏大政治视角认为，评价一代帝王的标准只能看他的作为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阻碍或将历史拉向倒退，以此为基点，朱棣的治国之策就并不是要绝读书人的种子，扼杀文化，修《永乐大典》便是最好的明证。不仅如此，在编纂这部旷世大典中，他不满意于大臣解缙最初编出的《文献大成》中只入选



了孔孟之学，是嫌其眼界过窄、格局过小，于是又召集民间贤士学人，广征天下藏书，设立文渊阁，最终编纂出囊括炎黄子孙的历代文明、集天下学问之大成的旷世经典《永乐大典》。这更证明了朱棣作为一代君王正是内外兼备，文武兼修，高瞻远瞩，重视文化传承；而迁都北京更是一件遭到众大臣，乃至万民上书反对的大事，宁王朱权甚至以死相逼！然而这一切都没能动摇朱棣迁都的决心，因为他认为，中国的中心在北京，只有坐镇北京，才能镇南拓北，平西服东，君主华夷。于是，

韩玉林总经理一票。

马凯和副总经理一票。

韩玉林总经理一票。

马凯和副总经理一票。

……

唱票员捧着选票大声念着。黑板上，韩玉林名下代表票数的“正”字排成几溜长队。每当喊出“韩玉林总经理一票”，就像警笛呼叫震撼王连灵的耳膜；每当韩玉林名下多一个正字，就像焊枪烈焰刺痛王连灵的眼球。

王连灵最担心的事还是出现了，韩玉林总经理的选票越来越多，马凯和被远远甩在后边。王连灵脸变得瓷白，皱着眉直盯着黑板，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内心却像动物园被游客挑逗一番的野兽般焦躁不安。时间一分分过去，选票统计过半，王连灵喘了一口气坐不住了。他刷的一下站起来，几步跨进办公室的套间，进屋就掏出“大哥大”。由于用力过猛，套间的门发出咣当的响声，一连串动作如僵尸一般。

“喂喂，古书记吗？情况不妙，计票超过大半，韩玉林遥遥领先，马凯和远远甩在后边。”

电话那边立刻传来抱怨和愤慨的话语：“扯——淡，马凯和没个屁数。会议室室外的投票也补不上缺吗？”

王连灵说：“差距太大，无济于事。”

电话很不耐烦地说：“那……那怎么办？”

王连灵皱了皱眉头不失诡计多端：“是不是可以说有新情况，暂停计票，待以后……”

电话里停顿了一霎，然后声音不大：“嗯，看着办吧。”

王连灵拇指还没按下手机的挂断键，就转身跑回办公室。

他昂着脖子，煞有介事地说：“大家听好了，有新情况急着处理，计票暂时停止。已经唱出的票，放在一起保存好。没有统计的票，严密封存。什么时候再计票，大家听候通知。”

他的话像电棒一般突然施向大家，让人猝不及防。听明白的，互相看着不知所措；没听明白的，仍在继续工作着。那位唱票员精神特别集中，根本没听清王连灵说了些什么，依然对着一张选票，瞪着大眼提高嗓门儿大声喊道：“韩玉林……总经理……一票……”

王连灵疾步上前，一把夺过选票，瞪着眼喊道：“好啦……好啦，让你停下来……”

这时，整个屋里好像突然没了气息，鸦雀无声，人们的眼光全部投向王连灵那瓷白又涂了一层黄的脸上。

……

上世纪90年代初，再次唱响了春天的故事。

这一年，旺城所属的东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对全市国营、集体企业进行改制。

旺城县委、县政府像农村联产承包一样，对这次改制又跟得很紧。制订方案，部署动员，清产核资……改制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批对小的、亏损特别严重的企业。四铁是组建不足两年的新企业集团，原计划第一批改制没有四铁，但后来又被“榜上有名”了。

四铁改制方案是实行股份制。企业原有欠账甩掉，组建新的企业不再背包袱。把原有资产平均摊到新企业人员身上作为股份；新企业人员向企业投入一定资金作为股金。

这原有资产，深深吸引着每一个有志之人。它像一个藏有金银的宝岛，谁都想乘风破浪奔到岛上抓一大把。没有这笔旧资产，按当时的经济条件，很少有人能筹集起那么多资金，创建一个相当规模的新企业。

还有一项更耀眼的规定：总经理、副总经理从现有领导班子中由员工投票选出。

这就是说，现有领导班子成员，谁都有资格利用国家这笔财富来当四铁老大。

这在四铁就像战场上吹响了冲锋号，立刻声震天起来。

投票结束，计票在公司办公室进行。有些人在办公室旁，或近或远不肯离去。杜洪在楼道里东西来回溜达，每当来到办公室的玻璃幕墙

大胸怀书写大历史

——读长篇历史小说《永乐盛世》

□李亚梓

他力排众议，推行一系列有力举措，最终实现迁都，建立了北京城，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将这些历史大事都以颇为生动的场景和细节描写一一展现，将朱棣这位胸怀天下、气吞山河，有着超常胆魄、胸襟、眼界、智慧与决断力的君王形象塑造得丰沛而饱满。

朱棣不缺能臣将相，为何把下西洋的重任交给太监郑和？这是我一直好奇的一个话题，从小说中我找到了这样的答案：郑和陪伴朱棣多年深得朱棣的赏识和信任，航海又是两人共同的梦想，小说中的朱棣与郑和，如兄如父亦如知己，知己二字多么可贵，那么朱棣将这个梦想托付给郑和就不难理解了。而郑和确也没有辜负朱棣厚望，七下西洋，始终秉持朱棣的懿旨，联谊友邦，公平贸易，交流文明，为人类的航海事业开创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迹。对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描述，小说都写得章法清晰、变幻多姿，其中不少场景令人扼腕……这样的安排十分巧妙又贴近生活、入情入理，这样的艺术效果，无不需要建立在作家通读史料、对人物的境遇、性格、心态都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对内修身正己，对外亲和友善，诵读《永乐盛世》，不难看出作家对这种大国气度的歌颂。尤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更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小说除了写主要人物朱棣与郑和，方孝孺之女方诗君，黄子

澄之子黄轩的命运也作为两条重要线索穿插其间。两位均出自名门，父亲均是前朝重臣，在朱棣登基之后，均家破人亡，无论从伦理还是从血亲之情说，他们都不能不视君王为仇敌，按传统小说的套路写法，都不能不报“杀父之仇”，否则，便“非为人也”，可本书却一反常态，将此二人都写成深明大义、顾全大局，能够忍辱负重，放下一己私怨，以国家民族为重，为国效忠。而且写得一波三折，入情入理，这不仅是历史小说创作方法上的创新，也是对仁人志士艺术形象塑造的一种提升；自然，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朱棣作为一国之君的治国方略与政治人格的魅力和感召力。

小说虽写的是明代往事，因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小说另一条脉络为我们虚构了一个充满热带风情、香气馥郁的海上桃花园——玫瑰岛。作家运用了古典小说的浪漫主义手法，赋予小说异域风情和神秘色彩。对大海了如指掌的“海疯子”弘无、多情又具有政治智慧的玫瑰岛岛主阿里玛、美丽善良的塔莎郡主、流落海上多年、改姓易名的张士诚的后人义盗陆宽，以及最终成为郑和远航之梦的继承人、葛三（黄轩）与塔莎的儿子明娃，这些鲜活生动的人物——向我们走来，玫瑰岛上的感人故事一次又一次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而朱棣的两个儿子高煦与高炽争夺太子之位也成为小说书写的一条线索，虽说自古皇家无

父子，面对顽劣的小儿子朱高煦一再制造事端，争夺太子甚至皇位，每每事情败露之后，朱棣总是给予些许惩戒，而并未真正忍心去除掉这个自小受他宠爱的儿子，世事洞明的朱棣又怎能不知高煦的不轨之心，而每每此时，他总是会回忆起当年在燕王府邸朱棣与徐皇后、高炽、高煦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场景，这样的细节描写，使朱棣的形象显得更加完整、真实而立体，也是作家从人情、人性的角度去展现朱棣这个雷厉风行的冷面君王亦是一位有着柔软心肠的慈父。

作家语言运用得心应手，从容流畅干净利落，仅用三十多万字即将永乐盛世中的几大事件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加以贯穿，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几条脉络的故事情节各自自然舒展又巧妙相连，于转换叙事中体现艺术张力。

任何传统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共生共存，弘扬传统文化就要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书写历史小说尤该如何，而且皆在古今鉴今，为此，作家对任何一部历史题材，都当以当代视域描述历史、发现历史，并以当代历史观反思历史，描述历史场景中的人物命运，《永乐盛世》的成功之处之一，便是作家李硕儒、胡玉琦深入理解我国当今实施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倡议一带一路“精神”及外交方略思想，将这段历史以多彩多姿的艺术创作呈现于我们面前，从而也能看出他们对民族复兴和国家进步富强的历史感和责任感。

边都是过路人，停下想来看热闹的。杨磊上前端了几脚大门，里面根本没有理会。他又回到车上按响了喇叭，院内依然吵吵嚷嚷。

韩玉林对杨磊说：“我托你爬到门上，告诉他们马上开门。”小杨使劲一跳，抓住大门的上沿，又一使劲探出头向里边喊：“韩总回来啦……快把门打开……”听到小杨的喊声，里边的吵嚷声停顿了一瞬间，然后有人喊了起来：“韩总回来啦……韩总回来啦……”

马凯和听到韩总回来要求开门的喊声，就像掉进枯井后，突然听到有消防队员喊他的名字一般，立刻打起精神。他伸长脖子，大声嚷嚷着：“韩总回来了……韩总要求开门，快打开吧，快打开呀……”

安小飞和杜洪相对看了一眼，脸上没有反应，依然没有去开门。马凯和朝着安小飞喊：“韩总要求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哪！”

大家把目光都转到安小飞身上。安小飞扫了一眼人群，那眼神是为自己的头脑按下了快速反应键，急速思索着。把门打开呢？还是继续僵持下去？若是平常，当然会按韩总的意思把门打开了。可是今天，门开了，人走了，那选票可也跟着走了。选举到底是怎么个结果？突然停下计票里面有什么猫腻？不仅安小飞，商世玉、杜洪……还有很多人，应该都在这么想，门无论如何不能开。

安小飞、杜洪还是一动不动，一言不发。马凯和张牙舞爪，左手托着右手的手背使劲拍打着，发出啪啪的响声，像个疯子大声喊：“连韩总的话都不听了，连韩总的话都不听了！”

韩玉林看着大门迟迟不肯打开，就让杨磊把门卫的窗子推开了。他从窗户挤进，走出门卫。

马凯和见了韩玉林，家犬见主人般亲昵的样子抢上前去，急切地说：“韩总，王主任他们要回机关，工人们堵着不让走，快让他们把门打开！”商世玉也很快跟了上去，他凑到韩玉林的耳朵前，大鼻子差点戳到韩玉林的脸上。声音不大，但足以让他听得清楚，把大概情况作了汇报。韩玉林曾是国营企业的总经理，他在改制中遭暗算被打了黑枪，愤然出走，拉起一票人马，成了受人冷遇的小老板。市场经济的大潮风起云涌，韩玉林却如鱼得水，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明星企业家。然而，金融机皇席卷全球，小女儿误入歧途，使家族企业遭受巨额损失，在双重打击下，韩家妻女死散，风雨飘摇……小说通过一个家族的酸甜苦辣，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的历史变迁。

院。她躺在病床上，面色憔悴而苍白，脸庞上宽下窄棱角分明。闭着眼睛，眼珠子鼓溜溜地把眼皮顶了起来，更显得消瘦。

这会儿，大女儿阳阳守在她身边，门一响，韩玉林进来了。韩玉林一米八的个子，一双大眼睛放射出敏锐的目光，宽厚的臂膀呈现出能扛千斤万斤的力量，加上宽阔脸膛上眼角微微皱起的小波纹，显得更是智慧、坚毅。

进门韩玉林就问：“怎样？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李桂花睁开眼，有些意外地说：“不是选举了吗？你怎么还到这里来呀？”韩玉林说：“已经选完了。”阳阳急切地问：“选得怎么样？”韩玉林不以为然说：“正在统计票呢。北京阜外医院已经联系好了，明天就转院。有些事情必须和县医院再联系一下，准备准备。”李桂花叹了口气说：“我病得真不是时候，这你能去吗？”韩玉林笑了说：“既然老乡已联系好医院，就不能再耽误。选举不管什么结果我都去，安排好马上回来。”李桂花还是担心说：“这能行吗？”韩玉林毫不犹豫地说：“行。统计完选票就知道了。选不上，说明咱威信不高，咱就退下来那更没挂牵了。不论什么结果我都陪你去，不能含糊。”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我感觉……选票应该没问题吧。”

说到这儿，他像小孩子一样笑了笑。

医生对韩玉林说，根据李桂花的病情，到北京很有可能做心脏手术。韩玉林又向医生询问了一些心脏手术的问题，刚回到病房，忽然医院办公室的人来找他，说公司来电话，有紧急情况让他马上回去。

那时，旺城刚用上“大哥大”，使用“大哥大”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只有个别人刚刚享用，韩玉林还没给自己配上。他听了心里一惊，什么紧急情况？有工作组统计选票，能有什么情况？要是通知回去听结果，也没有必要传话有紧急情况呀。他眨巴着那双浓眉下的大眼思索着，像是刚进入战场就闻到了火药味。在这敏感时期不敢怠慢，他嘱咐阳阳去北京需要准备的几件事，马上叫着司机杨磊向公司赶去。

韩玉林还没到公司，就远远看到大门前有些人，再走近一看，大门紧闭着。里边人声嘈杂，外

安小飞给杜洪使了个眼色。

大门的锁打开了。

但是，工人们仍然用身体把大门堵得严严实实，每一张脸上都充满了怒气。有的还嚷嚷：“把选票放下再走，把选票放下再走！”

韩玉林看到这些，又激动又着急。他挥起双手让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平静地对大家说：“大家听我的，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相信县委、县政府，相信组织。坦坦荡荡，遵纪守法，是四铁员工的风格。我们不做违背四铁品德的事情。公道总会有的！”

(摘自《庭院深几许》，李风军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庭院深几许》(文摘)

□李风军

前，头就像设定了自动转向，自然扭过朝屋里看一眼。

这时，杜洪看到办公室里好像不再计票，而是在收拾选票，整理票箱。他心里纳闷儿，票箱还没全部打开，怎么就收拾摊子呢？他招呼旁边的几个人过来，这些人看了也觉得奇怪。杜洪推开门问：“计票完成了吗？”一个工作人员一边忙着收拾票箱一边说：“新情况，有新情况。”杜洪又问：“什么新情况？选票还没有统计完咋结束了呢？”别的工人也插话了：“会上宣布的，统计完立刻公布结果，怎么没有结果就收摊子？”对这些问话，工作组的人没再理会。屋里没了说话声，只听到稀里哗啦收拾票箱的声响。

蹊跷。杜洪马上叫人去告诉韩玉林，忽然想起韩总的妻子明天要转院去北京，他有事去医院了。杜洪又马上派人去告诉商世玉和安小飞。这时，马凯和神情紧张，奔丧般匆匆进了办公室。王连灵赶紧招呼他又进到那个套间里，没有5分钟，两人便走出套间。这时马凯和表情复杂而又不安，眼珠子滴溜乱转，说不上想看谁。刚才进里屋时大背头还是板板整整，这会儿头发乱了。猜得出，在里屋一定是抓耳挠头皮了。他稳了稳神，干咳了一声对大家说：“县里……有新情况，先暂停计票，大家散去吧！”

冯冰铜仍然故弄玄虚、神秘兮兮地说：“小飞，这可不同往常啊……这是选票，选票啊……”杜洪挺着胸脯说：“我是多年的保卫科长，安全保卫从来没有出过事故。这回我也保证，选票放在厂里绝对安全。”

马凯和听到这儿又朝杜洪发起威，他咧着嘴急败坏地说：“你杜洪保证？县委、县政府、厂党委还信不过你呢！还是按照工作组的意见办，大家闪开，让工作组马上离开。”说着，上前把人们推了推闪出一条缝隙。王连灵趁机疾步走出办公室，下楼就蹿到车子上。工人们随着呼呼啦啦拥下楼来，向王连灵的车前靠拢。马凯和挤到车前声嘶力竭：“怎么？还想挡车吗？”话音刚落，一个工人跑过来喊：“马总，马总，大门被锁上，大门被锁上了！”

“什么？”马凯和更加气势汹汹，拨开人群，甩着膀子，杀气腾腾朝大门奔去。

原来，安小飞刚才看出王连灵他们要带着选票走，便小声给杜洪交代堵住他们，把大门关好、锁定了。马凯和来到大门口就喊：“哪个胆大包天！敢锁门！”

“我锁的。”

安小飞拨开几个人又走到前面，那劲头就像在鬼子机关枪面前高喊着“我是八路军”走出人群一样。马凯和一手攥着拳，一手指着安小飞：“你，安小飞，你劫持工作组，是犯罪的！”

安小飞脸上没有一点惧色，又质问马凯和：“计票有没有问题？谁的选票多？谁的选票少？为什么不敢统计完毕？为什么非要把选票带走？我看有鬼！”

马凯和上前抓住安小飞的衣领，一副决斗的样子说：“鬼？什么鬼？难道县委、县政府在搞鬼吗？”安小飞慢慢把马凯和的手从自己胸前拉开，但狠狠地抓着不放。说：“谁代表县委、县政府？你吗？你们这些人吗？”马凯和使劲儿一扯，手从安小飞的手中挣脱出来